

敦煌莫高窟第454窟 天请问经变及相关问题

郭俊叶

(1.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2. 敦煌研究院 陈列中心, 甘肃 敦煌 736200)

内容摘要:通过对莫高窟第454窟天请问经变榜题的考查,笔者认为这铺经变是依据文轨《天请问经疏》所画,这一方面反映了《天请问经疏》在敦煌的流行,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敦煌壁画与榜题来说,佛经注疏也是取材的重要部分,益显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

关键词:莫高窟第454窟;天请问经变;天请问经疏;北5408号背面榜题写本

中图分类号: K879.41; B9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0)03-0019-08

The illustration to Sūtra of Brahma's Question in Cave 454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nd other relative question

GUO Junye

(1. The Dunhuang Studies Institute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2. The Exhibition Centre of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By a careful study to the illustration to Sūtra of Brahma's Question in Cave 454 Mogao Grottoes,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a conclusion that the illustration is based on commentaries on Sūtra of Brahma's Question by Monk Wengui. This composition has reflected the unquestionable fact that text of Wengui's was popular in Dunhuang at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commentaries to sūtra were served as references in execution either illustrations to sūtra or inscription for the painting. This fact had also revealed itself that Chinese Buddhist art were found more flavor of Chinese ideas and vulgarity in China.

Keywords: Cave 454 Mogao Grottoes; The illustration to Sūtra of Brahma's Question; Commentaries on Sūtra of Brahma's Question; Inscription written on Bei.5408v

收稿日期:2009-10-01

作者简介:郭俊叶(1971—),女,甘肃省会宁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馆员。

敦煌现存天请问经变共 38 铺,分别是莫高窟盛唐第 148 窟;莫高窟中唐第 44、135、154、159、231、237、240、358、360、386 窟;莫高窟晚唐第 12、107、128、138、139、141、143、156、192 窟;莫高窟五代第 4、5、53、61、98、100、146、205 窟;榆林窟五代第 16、19、31、34、38 窟;莫高窟宋代第 7、55、170、449、454 窟^[1]。

《天请问经》,大唐三藏法师玄奘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译于弘福寺,此经篇幅较短,全文仅 600 多字(计标点),主要内容是天与佛之间的九组问答。其后有窥基、靖迈、素法师、文轨分别作疏。对于这四家疏,经录有所著录,其中窥基、靖迈、素法师疏,在日本《东域传灯目录》有载:“天请问经疏一卷(基撰,经玄奘译,入小乘部一纸,靖迈师序云大乘可勘之)。同疏一卷(靖迈),同疏一卷(素法师)。”另日本藏俊撰《注进法相宗章疏》也提到窥基所撰疏:“《天请问经疏》一卷,基撰。”现存唯文轨所撰疏。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云:“天请问经疏一卷,文轨述。”但此疏并未被历代大藏所收,说明早已亡佚。有幸敦煌文献中发现《天请问经疏》文轨本疏三号:北图新 316 号(首尾完整)、北 6662(黄 19)号(首残尾存)、P.2135(首残尾缺)。李际宁先生根据以上文献进行参校,整理出完整的《天请问经疏》一卷^[2]。

天请问经变首先出现于吐蕃占领敦煌前夜的莫高窟盛唐第 148 窟,据研究,《天请问经》、《天请问经疏》、天请问经变在敦煌的出现,与安史之乱后中原大批退居河西的唯识宗僧人有关^[3-4]。

关于敦煌天请问经变,最早有伯希和抄录了莫高窟第 148 窟的天请问经变榜题^[5]。后有李刈《敦煌壁画中的〈天请问经变相〉》一文^[6],该文总结了天请问经变在敦煌的几种构图方式,并就此经大小乘及“天”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王惠民先生的《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于《天请问经》“颇涉小宗”问题给予解答,认为其属于阿含部类小乘佛典,同时校录了 2 份新发现的天请问经变榜题底稿以及莫高窟第 146、61 窟的榜题,认为北图 5408 号背面有莫高窟第 454 窟的经变榜题底稿。公维章博士在其论文《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研究》中,对莫高窟第 148 窟的天请问经变做了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就莫高窟宋代第 454 窟的天请问经变浅陈拙见,不当之处,敬请

指教。

一 莫高窟第454窟经变榜题与画面

莫高窟第 454 窟的天请问经变位于主室南壁西起第一铺,为中堂加两侧条幅式构图。中堂上部为天宫,天宫正中殿内绘一化佛,左右侧上方绘赴会佛;上中部为主说法图三铺,主尊为佛,坐于亭台之上,有宝树,华盖,众菩萨围绕。三铺说法图成“品”字形布局。中堂下部及左右条幅俱画小说法图,共 4 幅,两侧条幅各画 6 幅小说法图。小说法图全为一佛二菩萨,有供桌,桌上供器,前面一天与二眷属跪问佛法。小说法图之间以远山树木点缀。

第 454 窟的天请问经变榜题,通过笔者一一抄录,认为并非依据《天请问经》,而是《天请问经疏》。现将榜题、画面与经疏释对如下(图 1):

经变中堂部分榜题有 9 则 (本文榜题与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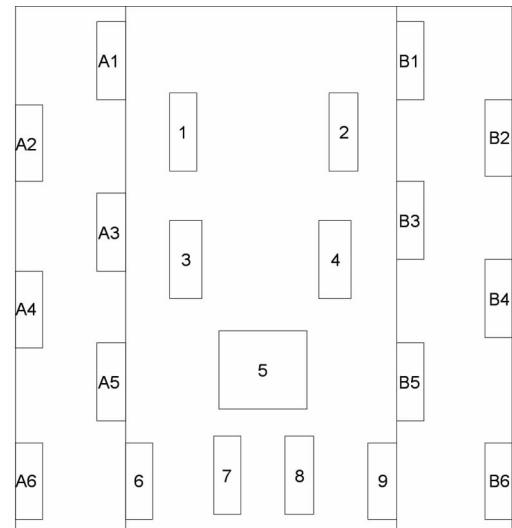


图1 第454窟天请问经变榜题示意图

注:根据经变构图各自编号,中堂用 1、2 等,左侧条幅用 A1、A2 等,右侧条幅用 B1、B2 等。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八、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十一(《大正藏》第 55 册)均言:“见《内典录》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于弘福寺翻经院译,沙门辩机笔受。”王惠民先生据敦煌遗书题记,认为是弘福寺沙门智仁笔受,许敬宗监阅。见王惠民《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174—185 页。

《大正藏》第 55 册。

部分遵从原字,引用经文用简体字)。

1. 佛所化天

画面:此榜题位于说法会的左上部,画一天与二眷属从上部天宫乘云而降。天宫正中殿内绘化佛,与此“佛所化天”相对应。

文轨疏:

《经》曰:时有一天,颜容殊妙。述曰:此下别序。以天来下,发请如来,方始起说,故是发起序也。有五:一请者,二请时,三请处,四请仪,五请德。此即请者。“时有一天”者,或是六欲诸天,或是四静虑诸天,或是五净居诸天,或是十王果报菩萨诸天,或是佛所化天,为物请疑,发起深法也。

2. 却歸天所

画面:榜题位于说法会右上部,画一天带两眷属从说法会冉冉升空。

此榜题疏中未有,但用意相同。原疏曰:“《经》曰:即于佛前,欵然不现。述曰:此隐还也。来为谘疑,已蒙忻滞,所怀既遂,故隐还宫也。”

3. 有一天子於初夜分來詣佛所

画面中有一天携二眷属从天而降,跪对左侧之佛,与相对右侧一天二眷属问法形成对称格局。

此榜题由经文“时有一天,颜容殊妙,过于夜分,来诣佛所”演绎而来,其中初夜分来自文轨疏。
文轨疏:

《经》曰:过于夜分,述曰:此请时也。西国法,昼三时,夜三时,合有六时。天避人喧,又恶人秽,故于静夜诣佛谘疑。言“过于夜分”者,谓过初夜之分,即中夜分,人正寝时。又释:过中夜分时,故言“过于夜分”。初分,如来教授门徒;中分,如来入诸禅定;后分,如来出已说法。

4. 尔時彼天聞佛說已歡喜踊躍

这则榜题位于主说法会右侧。画面是一天与二眷属跪于右侧主说法图佛前听法。

榜题由经文“尔时彼天,闻佛世尊说是经已,欢喜踊跃”而来,少了“世尊”二字。

5.

.....

赫□□.....(中间大榜题)

这则榜题位于中间楼台阶梯之下,是诠释整个说法会的主榜题,但大部已无法识读。说法会设

于一楼台上,楼台曲折环绕,佛菩萨众在其间讲法、听法,楼台后宝树重重,华盖,幢幡严饰于上,庄严肃穆。整个说法会呈品字形,画三佛,中间一尊,两边各一。主尊佛结跏趺坐于宝座之上,手作说法印,前面跪一天带两眷属听法。

估计榜题是表现序分的这部分: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国,住誓多林给孤独园。时有一天,颜容殊妙,过于夜分,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是天威光,甚大赫奕,周遍照曜誓多园林。^[7]

6. (泯失)

画面:一佛二菩萨,前有供桌,桌上供器。佛前一天与二眷属跪听佛法。以下小说法图全是如此,故不再描述。

7. 尔時彼.....加□而請問曰云何利刀劍
尔時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言利刀劍

8. 天復請曰 雲何□□火
世尊告曰 □□□□火

榜题 7、8 的经文如下:

尔时彼天,以妙伽他,而请佛曰:“云何利刀剑?云何碜毒药?云何炽盛火?云何极重暗?”

尔时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粗言利刀剑,贪欲碜毒药,瞋恚炽盛火,无明极重暗。”^[7]

9. (泯失)

左侧条幅榜题:(从上至下,共 6 则榜题)

A1. 殚崛摩羅緣

文轨疏:

又如“无明极重闇”者,答第四问也.....所以佛答:无明之障,极过重闇。且如鸯崛魔罗,以无明故,煞害千人,取指为鬘,贯其身首,求望生天,并欲害母煞佛。

A2. 天復請曰 何者利刀仗

世尊告曰 慧為利刀仗

A3. 天復請曰 何者堅甲冑

世尊告曰 □為堅甲冑

A4. 天復請曰 何者(原经作“人”)名失利

世尊告曰 受者(原经作“人”)名失利

A5. 天復請曰 何者名得利

世尊告曰 施者名得利

A6. 天復請曰 雲何□重暗

世尊告曰 無明□重暗

以上榜題 A2—A5 的經文：

天復請曰：“何人名得利？何人名失利？何者堅鉗冑？何者利刀杖？”

世尊告曰：“施者名得利，受者名失利，忍為堅鉗冑，慧為利刀杖。”

天復請曰：“云何為盜賊？云何智者財？誰于天世間，說名能劫盜？”

世尊告曰：“邪思為盜賊，尸羅智者財。于諸天世間，犯戒能劫盜。”^[7]

榜題 A6 的經文是左側條幅榜題 7、8 拆分的後半部分，參見上引文。

右側條幅榜題：（從上至下，共 6 則榜題）

B1. 疏□琉璃……

文軌疏：

“粗言利刀劍”者，答第一問也……且如釋種，以一句粗言詈琉璃王以為婢子，琉璃王發怒，誅煞釋種得須陀洹者九十六億，後墮阿鼻地獄。故知粗言不但能害肉身，亦害法身也。又俗語云：“一語傷人，痛於劍忍。”故知粗言利於刀劍也。

B2.（泯失）

B3. □諸天世間說名能劫賊（原經作“盜”）

B4. 疏解金剛醜女緣

文軌疏：

“誰為常丑陋”者，此第四問也。“丑”謂丑拙，“陋”謂鄙陋。且如膜母，丑陋但在一身，未知法中，誰是多身丑陋？又如勝軍王女，名曰金剛，容貌丑陋，見佛忏悔，遂得端嚴。此女丑陋，即不恒也。未知法中，誰是常丑陋人？

B5. 誰為（原經作“於”）天世間說名能劫賊（原經作“盜”）

B6. 天……□安……

世尊告……

對應經文：

天復請曰：“誰為最安樂？誰為大富貴？誰為恒端嚴？誰為常丑陋？”

世尊告曰：“少欲最安樂，知足大富貴，持戒恒端嚴，破戒常丑陋。”^[7]

左側條幅小說法圖榜題順序是：A6—A1—A5—A4—A3—A2，A1“殃崛摩羅緣”是對 A6“天復

請曰：云何□重暗？世尊告曰：無明□重暗”的疏解，其餘自下而上依序排列。右側條幅榜題有兩個疏解內容，一是榜題 B1：“疏解琉璃王緣”，另一是榜題 B4：“疏解金剛丑女緣”，分別是對“粗言利刀劍”與“誰為常丑陋”的疏解，而“粗言利刀劍”書于中堂下部，為中堂部分榜題 7。中堂部分主要表現序分、隱還及部分偈問。

由此可知，小說法圖的榜題是《天請問經》前半部分偈問的拆分及其疏解，這種刻意的拆分也許就是為了更好地疏解，符合經疏的格式；《天請問經》、《天請問經疏》經文部分都有，經疏却獨有疏解內容，因而這鋪天請問經變總體來看榜題依據是《天請問經疏》。

以上榜題從“如是我聞”開始至“破戒常丑陋”結束，偈問部分分別拆分開作為一個榜題，還有一些疏解部分以及由疏解演繹而來的榜題，榜題組成基本如此。那些泯失的榜題，根據此鋪榜題的拆分原則不會超過“破戒常丑陋”以下內容，採用的是天請問經疏的前半部分，所以此鋪經變榜題表現的主要思想是不與取、不邪淫、不妄言、持戒等。

二 敦煌天請問經變 與經疏的關係探討

第 454 窟的榜題組合與原經文不同，是一問一答，而經文一组多作四問四答，也有三問三答式，《天請問經疏》與經文一樣，只是每一組問答後都有疏解部分。從第 454 窟的榜題我們可以看出，這鋪經變是遵從《天請問經疏》來畫的，因為除一問一答的經文外，還有“殃崛摩羅緣”、“疏解金剛丑女緣”、“疏□琉璃……”（疏解琉璃王緣）這些在《天請問經疏》中用作疏解的佛經故事。此外，尚有直接引用疏中之“述”部分的文字，如“佛所化天”、“初夜分”。以上足以說明莫高窟第 454 窟的天請問經變榜題的來源是文軌《天請問經疏》，這鋪經變也是依據《天請問經疏》來畫。公維章博士把西側條幅畫的最上一則榜題抄為“疏解□□女緣”，因而有兩則“疏解金剛丑女緣”榜題，並認為原因是補書時所致，但經筆者辨識其榜題實為“疏□琉璃……”，所以這裡的補書說難以成立；他认为“疏解金剛丑女緣”來自文軌疏，是，但是認為東側條幅榜題完全來自《天請問經》，未注意到東側條幅

中最上一则为“殃崛摩罗缘”，榜题抄录有误^[8]。

纵观莫高窟天请问经变画，内容变化很小，都是天宫、中间大说法图，配合些许小说法图的形式，唯结构存在变化。第 454 窟的这铺也不例外，如果不识读榜题，很容易认为与其他天请问经变相同。此铺经变，绘画者遵照此前同经变的模式作画，但榜书手在榜书时却采用了注疏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第 454 窟的天请问经变的榜题来源是文轨的《天请问经疏》，从另一角度来讲，是依据《天请问经疏》来作画。那么，敦煌莫高窟其他的天请问经变又是如何？

天请问经变构图最大的特点是在主说法图的两侧有一天率两眷属从天而下。敦煌天请问经变自盛唐第 148 窟开始，历中唐、晚唐、五代、宋均未脱离此模式。而我们从《天请问经》的内容“时有一天，容颜殊妙，过于夜分，来诣佛所”并不能直接看出这一画面，但文轨疏中却有“以天来下，发请如来，方始起说，故是发起序也”。另外还有还宫的场景，经文只说：“即于佛前，欵然不现。”文轨疏曰：“此隐还也，来为答疑，已蒙忻滞，所怀既遂，故隐还宫也。”疏中有这样的描述，就可以直接与画面中的一天从天而下，以及还宫的场面联系起来。《天请问经》中的“时有一天”，文轨疏中是这样解释的：“‘时有一天’者，或是六欲诸天，或是四静虑诸天，或是五净居诸天，或是十王果报菩萨诸天，或是佛所化天。”公维章博士总结敦煌壁画与文献中出现的天的不同称谓，认为：“天请问经变中的‘天’的身份就有‘大梵天王’、‘帝释天（天帝释）’、‘净（居）天’、‘梵天’等几种说法。”以上几种天，除梵天与《思益梵天所问经》中的天混淆外，其余均是对经文中“天”的不同理解。同时认为“敦煌石窟天请问经变中的一‘天’及侍从从天宫而下听佛法及听法后返宫的画面，非出自玄奘译《天请问经》，而是出自文轨撰《天请问经疏》”^[9]。第 454 窟经变中的“天”，由上文可知，用的是疏中所言的天——“佛所化天”。综上，笔者认为敦煌天请问经变的绘制自始至终受到《天请问经疏》的影响，到宋代第 454 窟则直接使用经疏中的内容作为榜题。

李际宁先生研究认为，文轨著《天请问经疏》的时间大约在贞观二十二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左右，文轨本隶属长安大庄严寺，后改隶西明寺^{[2]65-100}。吐蕃占领沙州前夕，西明寺僧人昙旷、

乘恩来至沙州，同属西明寺唯识学僧人，文轨疏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敦煌天请问经变在创作时受到文轨疏的影响也很正常。敦煌天请问经变从创作以来就受到经疏的影响，至宋代第 454 窟则直接以疏作榜题，这一方面反映文轨疏在敦煌影响深远，同时也说明宋代佛教更加世俗化。

敦煌壁画受到经疏的影响，直接将疏中的故事内容绘入壁画的尚有不少。根据孙修身、施萍婷先生的研究，“未生怨因缘”部分，经文并未提及，但在慧远、善导等人的注疏中却有，中唐时开始在观无量寿经变画面中表现这部分因缘，即壁画中的“射杀仙人”、“射白兔”、“折指”等情节，是据疏来作画^[10-11]。绘画者受疏影响而作画在敦煌壁画中应有很多，在此不再列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壁画创作者不仅对经文谙熟，对相关疏文也是颇为熟悉的，注疏是壁画创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 “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与“谁於天世间，说名能劫盗？”

传世本玄奘《天请问经》中有这样一句：“天复请曰：‘云何为盗贼？云何智者财？谁於天世间，说名能劫盗？’”笔者查阅敦煌文献中《天请问经》，除有些残缺无此句外，大多是“谁於天世间，说名能劫盗”与传世本相同，但有一部分与此有异，即“谁於”为“谁为”、“劫盗”为“劫贼”。

S.5531 号只有“谁为天世间”一句，后句缺写，紧跟着写下一句，但一个“为”字与传世本“於”不同，说明此版本也可能作“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北 5408 号为“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

敦煌莫高窟经变画榜题之中，有两处是“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如前所述莫高窟第 454 窟天请问经变中出现一处，写于经变右侧条幅榜题中。还有一处，莫高窟第 148 窟有一则榜题曰：“天复请曰力？何？…… / 财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 / 世尊告曰邪思为盗贼尸罗智 / 者财于诸天世间犯戒能劫盗”^{[5]55-57}。

以上敦煌文献与敦煌壁画榜题共出现 4 处“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若不是有同一来源，同样的句子不会出现这么多。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书写错误，也不是巧合，而是敦煌除传世本“谁於天世间，

说名能劫盗”外,还有“谁为天世间,说名能劫贼”的《天请问经》版本,有一定的校勘意义。

四 莫高窟第 454 窟榜题与北 5408 号文书背面经变榜题写本

有学者言北 5408 号背面为第 454 窟三铺经变的榜题底稿^[3,12],但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我们先将北 5408 背面按写本顺序逐条校录并标点如下(为方便说明问题,不同经变各自编号):

北 5408 号背面思益梵天经变:

1. 如是我闻,一时佛仏長(此字涂黑)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與大比丘僧六万四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七万三千人,皆/眾所知識,得陀羅尼无碍辯才。
2. 思益梵天言:“佛说汝於正問菩薩中為最第一,何為^并(菩薩)/所問?”
3. 梵天王(“天”字涂黑,旁写一“王”字)言:“諸法末自性離欲際是名正性。”網名言:“少有/能解正性。”
4. 思益梵天言:“何為一切法正一切法邪?”
5. 網明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如是如邪正性。”
6. 梵天言:“於[□]法性无心性一切法名為正。”
7. 諸比丘尼等[□]來求[□](此字涂黑)座。
8. 思益梵天言:“若^并(菩薩)以[□]我問名為邪問,分別法問名為邪問。”

以下天请问经变:

1.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國住誓/多林給孤獨園。時有一天,顏容殊妙。過於夜分,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是天威光,甚大赫奕(原經作“奕”),周遍照曜誓多園林。
2. 尔時彼天,以妙伽他,而請問(原經文作“佛”)曰:“云何利刀劍?云何除(原經作“礮”)毒藥?云何熾盛火?云何極重闇(此字被涂掉)暗?”爾時世尊,亦以伽他,告彼天曰:“龕言利刀劍。貪欲

礮毒藥。瞋恚熾盛火。無明極/重暗。”

3. 天復請曰:“何者名得利?何者名失利?何者堅甲冑?何者/利刀仗?”世尊告曰:“施者多得利。受者多失利。忍為堅甲冑。慧為利刀仗。”

4. 天復請曰:“云何為盜賊?云何智者財?誰為天世间,說名/能劫賊(原經作“盜”)?”世尊告曰:“邪思為盜賊。尸羅智者財。於諸天/世间,犯戒能劫盜。”

以下梵網經變:

1. 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若故自飲教人飲者……
2. 若佛子,見一切眾生犯八戒、五戒、十戒、一切犯戒/罪,應教懺悔共住同僧利養,而共布薩[□]一眾/住說戒,而不舉其罪、不教悔過者……
3. 若佛子,一切處有講法毗尼經律,大宅舍中、山林樹下、僧地房中一切說法處,是新學菩薩應持經律卷,/悉至其所,聽受諮詢,若不至彼聽受者,犯輕垢罪。
4. 若佛子,心背大眾,常住經律,言非佛說,而受持二乘、聲聞外道,惡(此字涂黑)見一切禁戒邪身經律者,犯輕垢罪。
5. 若佛子,為利養惡心故,通國使命軍陣合會,興/師於伐煞無量眾生,而菩薩不得入軍陣中往/來,況故作國賊,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6. 若佛子,故販賣良人、奴婢、六畜,市易棺材板木/盛死之具,尚不應自作,況教人作,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7. 若佛子,以惡心故,見持戒比丘手捉香爐行^并(菩薩)/行,而鬪擣兩頭謗欺賢人無惡不造,若故作者,犯輕垢(後缺“罪”字)。
8. 若佛子,不得畜王刀杖弓箭、販賣輕秤小斗、因/官刑(此字被涂黑)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緊縛、破壞成功、長養貓/

王惠民《〈思益經〉在敦煌的流傳》一文中有关北 5408 号背面的思益经变写本的校录,个别字未校出。

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从以上校录可以看出,北5408号背面,思益经变榜题作8条,而第454窟壁画的榜题有20则^[13];天请问经变,北5408号背面仅有完整的原经文的3组问答,由上文可知,第454窟小说法图合起来共用了4组问答的内容,更何况榜题中还有疏解内容,在内容上多于5408号背面;梵网经变,北5408号背面为8条,只占四十八轻戒的一小部分,第454窟的榜题除轻戒之外,尚有十重戒及其他一些内容,而且经统计轻戒部分榜题清楚者就有19条之多,有好多内容为北5408号背面所无^{[13][188-215]}。同时,北5408号背面写本与鸠摩罗什译《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之四十八轻戒比较^[14],对原经文有所删节,但第454窟同经变榜题对原经文删节更甚。

榜题写本的性质,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一为榜题底稿,一为壁画榜题的过录本,另有人提出兼有以上两种可能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樊锦诗先生认为P.3317号《佛本行集经第三卷已下缘起简子目号》是莫高窟第61窟屏风式佛传故事画的情节设计稿^[15]。根据前贤的研究,主张为榜题底稿者是因为某些写本与洞窟部分榜题文字全部相同,且错误者也相同。但有个问题,就是有些写本比榜题内容少,因此,有学者认为敦煌文献榜题写本为壁画榜题的抄录本,并不一定抄全,而是选择性的抄录一些感兴趣的。

由于行文所限,笔者在此不一一讨论其他榜题写本,仅就第454窟的榜题与北5408号背面榜题写本作一论述。

第454窟的天请问经变榜题如前所述,内容上明显多于北5408号,并且第454窟的榜题格式与原经文不同,每一组问答被拆分开来,一问对一答,形成分别问答的独立榜题、独立问答的形式。如此,若说是榜题底稿有不符之嫌,若说是榜题抄录本却又与榜题格式不符。

第454窟的思益梵天所问经变榜题根据王惠民先生的研究,多处错误与北5408号所出现的错误一致,如将“菩萨摩诃萨七万二千人”错写成“菩萨摩诃萨七万三千人”、“网明言”错写成“思益梵天言”等,认为北5408号是第454窟的榜题底稿^{[12][33-41]}。但是,写本存在着内容上少于壁画榜题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有较多内容缺少,应当不是底稿,但如果说是摘抄自壁画榜题作为抄录本是

可以理解的。

第454窟的梵网经变榜题内容繁多,包括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及其他一些赴会人物榜题,而北5408号只是四十八轻戒的一小部分,比较而言内容少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榜题底稿的话无法成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5408号与原经相比,只是稍作删节,但第454窟的榜题则是高度删节,如果北5408号是第454窟榜题的抄录本的话似乎也是解释不通,就会出现抄录本多于壁画榜题的现象,难以成立。为说明问题,将第454窟的梵网经变榜题与北5408号内容相同者列表如下,作一比较(表1)。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北5408号与第454窟榜题相比,对于思益经变来说,北5408号作为第454窟的抄录本可以讲得通,但对于天请问经变、梵网经变,如说是抄录本则过于牵强。

但是如何理解北5408号的榜题写本呢?

莫高窟第454窟,一窟之内共存有天请问、思益梵天所问、梵网经变,为现存其他洞窟所未见,北5408号背面也有此三幅经变的榜题写本,这可能是第454窟与北5408号之间建立关系的最直接原因。经研究,思益梵天所问经变榜题与写本之间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其他两类经变的榜题又作何解释?梵网经变莫高窟现存两铺,一铺为第454窟,另一铺位于与第454窟毗邻的第456窟,此窟较小且浅,梵网经变绘于此窟北壁。根据学者考证,此铺梵网经变“未画十重戒,只在四十

① 持这一观点的有施萍婷、王惠民、苏远鸣先生。详见施萍婷《敦煌随笔之二》,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王惠民《敦煌壁画“十六罗汉图”榜题研究》,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苏远鸣(Michel Soymie)著,耿昇译《敦煌写本中的壁画题识集》,见《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0—228页。

持这一观点的有李永宁、蔡伟堂、周绍良先生,沙武田先生也同意此看法,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详见李永宁、蔡伟堂《(降魔变)与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变”》,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233页;周绍良《三卷关于变相图的榜题本事考释》,《九州学刊》1993年第5卷第4期;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429—447页。

持这一观点的如张广达、荣新江、白化文先生。详见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147页;白化文《变文和榜题——京洪字62号等几个卷子中“榜题”的录文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

八轻戒中选画了授戒图若干……这是一铺只描述轻戒的梵网经变”^{[13]188-215}。因为第456窟榜题蚀失严重,无法与写本对应考证。联系北5408号背面梵网经变写本,内容也全为轻戒部分,如果作为榜题抄录本,我们有理由推测北5408号梵网经变写本部分极可能抄自第456窟的同题材壁画榜题。北5408号天请问经变写本也可能是除第454窟之外的其他洞窟同经变榜题的抄录。作为抄录本,不一定非要抄写同一洞窟的内容不可,笔者认为北5408号文书是不同洞窟壁画榜题的抄录本。

表1 莫高窟第454窟梵网经变五则榜题与北5408背相同内容对照表

出处 内容	454窟榜题	北5408背
《梵网经》四 十 八 轻 戒	31.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五百世無手若故自飲交(教)人飲者犯輕垢罪	1.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无量若自身手過/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若故自飲教人飲者
	34.若佛子不得犯八戒五戒十戒若有犯者犯輕垢罪	2.若佛子見一切众生犯八戒五戒十戒一切犯戒/罪應教懺悔共住同僧利養而共布薩□一眾/住說戒而不舉其罪不教悔過者
	35.若佛子一切處有講法經律而新學菩薩/悉至聽受若不至闡聽受犯輕垢罪	3.佛子一切處有講法毗尼經律大宅舍中山林樹下/僧地房中一切說法處是新學菩薩應持經律卷/悉至其所聽受諮詢若不至彼聽受者犯輕垢罪
	39.若佛子心有大乘二乘犯輕垢罪	4.若佛子心背大眾常住經律言非佛說而受持二乘/聲聞外道惡見一切禁戒邪身經律者犯輕垢罪
	37.若佛子不得畜刀箭弓杖者畜犯輕垢罪	8.若佛子不得畜王刀杖弓箭販賣輕秤小斗因/官刑(此字被涂黑)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緊縛破壞成功長養貓/狸猪狗若故養者犯輕垢罪

注:第454窟梵网经变榜题采自霍熙亮先生录文,序号采用原文序号。

参考文献:

- [1]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2]李际宁.天请问经疏 [M]// 方广锠.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86:65-100.
- [3]王惠民.关于《天请问经》和天请问经变的几个问题 [J].敦煌研究,1994(4):174-185.
- [4]樊锦诗.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 [J].敦煌研究,2004(2):1-12.
- [5]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M].耿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 [6]李刈.敦煌壁画中的《天请问经变相》[J].敦煌研究,1991(1):1-6.
- [7]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15册 [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24.
- [8]公维章.敦煌画榜书存在的几个问题 [G]// 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84-95.
- [9]公维章.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200-201.
- [10]孙修身.敦煌石窟中的《观无量寿经变相》[C]// 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15-246.
- [11]施萍婷.敦煌石窟全集·阿弥陀经画卷 [M].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195-196.
- [12]王惠民.《思益经》在敦煌的流传 [J].敦煌研究,1997(1):33-41
- [13]霍熙亮.敦煌地区的梵网经变 [M]//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88-215.
- [14]高楠顺次郎,小野玄妙,等.大正藏:第48册 [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005-1007.
- [15]樊锦诗.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 [G]// 饶宗颐.华学:第九、十辑(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81-1004.